

言情詞藻
長篇說部

西廂記



行刊社應供書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新式
標點

西廂記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標點者	王	文	英
校閱者	章	月	侶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津裝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新式西廂記

會真記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豐容，內秉堅固，非私不可入。或朋友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流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繇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僕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以孤嫠未亡，提攜幼穉，不幸屬司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會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避乎？」久之，乃至。常服，晬容，不加新飾，鬢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似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禮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辭導之。

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而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

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開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爲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日三更夜，其詞曰：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中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永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翩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

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扶崔氏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扶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裯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

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成就之。』無何，張生將至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割，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氏隱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音哀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歛衽。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簡，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

容觀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悵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尚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有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鳴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始終不絕。兼奉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張發其書於所知，繇是時人多聞知。所善楊巨源，好屬辭，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

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

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

遙天初縹渺，低樹漸葱籠。

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

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

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
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
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
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
眉黛羞頻聚，唇朱暖更融。
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歛躬。
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
曼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
啼粉流清鏡，殘燈遶暗蟲。
乘鶯還歸雒，吹簫亦上嵩。
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
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冲。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哀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是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

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
瑤釵行彩鳳，羅披掩丹虹。
因遊維城北，偶向宋家東。
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
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
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
汗光珠點點，髮亂絲鬆鬆。
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
贈環明遇合，留結表心同。
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
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
素琴鳴遠鶴，清漢望歸鴻。
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

而崔終不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

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

棄擲今何道，當時且自親。

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欲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歌以傳之。歌載李集中。

宋王銍云：「嘗讀蘇內翰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者，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亂軍，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攷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叙，及攷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悻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攷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非特此。

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叙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叙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多隱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攷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

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

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

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豈元與張受姓名氏，本同所自出耶？僕性喜討論，攷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是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事一言，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攷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應後世，亦人問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覆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當詳載於後云。」

唐范攄云：「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子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死，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

謝家最小偏憐汝，自嫁黔婁百事乖。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抑古槐。

又曰：

顧我無衣搜盡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今日俸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後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問：「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

窮冬至鄉國，正歲到京華。

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

裴氏柔之答曰：

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

黃鸞遷古木，朱履陟清塵。

元公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

王楙云：「石林詩話謂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

與

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此兩句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

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

之意。梁費昶亦曰：

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
嫁得浮雲堦，相隨却是家。

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自親。
想到千山下，滄江正暮春。

麗動意君來。

柳惲曰：

颯颯秋桂響，非君趁夜來。

麗情集曰：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齊謝眺懷故人詩：

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

皆一意也。

王楙又曰：「張先郎中子野能爲詩。年已八十，家猶蓄聲妓。子瞻贈詩云：

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

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按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迹與人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爲杜牧之詩。曰：

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

前輩用事，皆有所祖。南唐馮延巳詞：

燕燕巢時羅幕捲，鶯鶯啼處燕栖空。

亦以「燕燕」「鶯鶯」作對。

按野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叙恒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真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如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名，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

古豔詩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

鶯鶯詩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
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

雜思詩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覆髮綠絲叢。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衫嫩麴塵。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別人。

春曉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開花氣睡聞鶯。

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元稹

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
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元稹

須臾日射鰐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
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繆最宜人。
取次叢花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葉底度殘春。

元稹

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來曉寺情。

元稹

古決絕詞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

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

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如？

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

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

有美一人，於焉曠絕。

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箭在櫟兮，高不見節。

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體體之如雪？

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

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沉結；

但感人相思，何暇暫相悅？

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鷄識時節！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

天公若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詩五首

元稹

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

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

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

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

噫春冰之將泮，何矛懷之獨結！

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

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

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

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別。

曙色漸曛曛，華星欲明滅！

有在迢遞期，不如生死別！

元稹

贈雙文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床。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幽繩拂地懸。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檐。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

感事詩

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
曉月行看墜，紅酥見欲銷。

憶事詩

富貴年皆長，風塵舊轉稀！

夢遊春詞

夜深閒到戟門邊，却遶行廊又獨眠！

昔君夢遊春，夢遊何所遇？
清冷淺漫溪，畫舫蘭篙渡。
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
池水漾彩霞，曉日初明煦。

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
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元稹

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
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元稹

白頭方見絕，遙爲一沾衣！

元稹

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

元稹

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
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風相慕。
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
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
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
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
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
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屐。
鮮妍脂粉薄，臨淡衣裳故。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
結念心所期，反如禪頓悟。
難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
一夢何足道，良時自婚娶。
朝薺玉佩迎，高松女蘿附。
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
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
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

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
格子油碧糊，駝鉤紫金鏤。
鸚鵡餓亂鳴，嬌娃睡猶怒。
鋪設繡紅茵，弛張鈿粧具。
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
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
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褲。
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莫。
夜夜望天河，無絲重沿汜。
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
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廣榭舞歲牲，長筵賓雜厝。
蘿月炤潘郎，空山懷謝傅。
石壓破欄杆，門摧舊桎杻。

雖云夢覺殊，同是終難駐！
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
盡委窮塵骨，皆隨流波注。
況余當蓋時，早歲諧時務。
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
直氣在膏肓，氛氲日沉痼。
忤誠人所賦，性亦天之賦。
誠爲堅所守，未爲明所措。
美玉琢文壇，良金填武庫。
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
時來旣若飛，禍速當如驚。
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
石竹逞姦黠，蔓菁誅畝數。
節葉生水上，團團水中住。

和微之夢遊春詩百韻

不知樂天知吾者，吾不敢不使吾子智。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旣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

悵緒竟何如？夢紗不成綯！
重壁盛女臺，青塚明妃墓。
幸有古如今，何勞縑比素？
詔冊冠賢良，諫垣陳好惡。
寵榮非不早，遭回亦云屢。
不盡意不快，快意言多忤。
乍可沉爲香，不能浮作瓠。
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
徒謂自堅貞，安知受鑿鑄？
物外各迢迢，誰能遠相顧？
曩意未自精，此行何所訴？
江花綻可憐，奈非心所慕？
一種薄地生，淺深何足妬？
瀉水注葉中，君看不相汚？

白居易

悟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悔於妄，則宜歸於真也。况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反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旨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熱；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叙火宅偈化城，惟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

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
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蓐。
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
漸聞玉佩響，始辨朱履躅。
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
風流薄梳洗，時世寬妝束。
裙腰銀綠壓，梳妝金篦盛。
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囑。
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襪。
半捲錦頭席，斜鋪繡腰褥。
心驚夢已覺，夢斷魂難續。

怳若有所遇，似慳平生欲！

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
門柳暗漸低，簷櫻紅半熟。
烏龍臥不驚，青鳥急相逐。
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
標渺雲雨仙，氛氲蘭麝馥。
袖軟異文綾，裙輕單絲縠。
帶纏紫葡萄，褲花紅石竹。
眉斂遠山青，鬢低片雲綠。
秀色似堪餐，穠華如可掬。
朱唇素脂勻，粉汗紅綿撲。
籠委獨棲禽，劍分連理木。